



彭雪枫在汇文中学的峥嵘岁月



彭雪枫(1907~1944)是中国工农红军、新四军的杰出指战员、军事家,他智勇双全,率军南征北战,最后在抗战前线英勇牺牲。为了纪念他,在他的故乡以及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,建有彭雪枫纪念馆、彭雪枫墓园、彭雪枫公园等,这些纪念场所也被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,供人们凭吊、祭奠。

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,北京的汇文中学校园内,在绿树掩映中,也立有一座彭雪枫将军半身塑像,其神情庄重、肃穆。彭雪枫将军和汇文中学有着怎样

的不解之缘?

笔者是汇文中学的校友,20多年前毕业于汇文中学,特意重新翻阅了汇文中学校史,才发现彭雪枫将军和汇文中学的渊源。

彭雪枫1907年9月9日出生在河南南阳市镇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5岁时跟随教私塾的祖父读书识字。14岁随伯父到天津,曾就读于南开学校。1924年转入北平育德中学,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,开始阅读《新青年》等进步书刊,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,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。

1926年秋,彭雪枫与育德中学的部分学生一起转入汇文中学,10月,彭雪枫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。11月汇文中学第一届党支部成立,这也是北京东城的第一个中学党支部,彭雪枫任支部书记。在他周围团结了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年,并介绍其中先进分子入党,作为开展革命工作的骨干力量。

同时他还在同学中组织了“育德同学会”“汇文学艺读书会”等社团,带领学生们阅读进步书刊。在白色恐怖下,彭雪枫组织学生和军阀展开斗争,带领学生们把“打倒军阀”“打倒帝国主义”等标语、传单贴在城里的大街小巷,甚至贴在军阀政府机关和警察局的大门上。进步学生的革命活动引起北洋军阀政府的恐慌。1927年3月,当军警侦悉了彭雪枫的革命活动后,立即到汇文中学搜捕。党组织决定将彭雪枫转移。此后,他辗转于北京、天津、烟台等地,从事农运、统战等秘密革命活动。

1930年5月彭雪枫被派到苏区,历任红军大队政委、支队长、纵队司令等职,参加第三、四、五次反围剿。在长征途中,他两次率军攻占娄山关,直取遵义城;他参加了巧渡金沙江、强渡大渡河的战斗,他所指挥的部队屡为先锋,战功卓著,成为红军时代闻名全军的青年将领。

1936年秋,彭雪枫被派往西安、太原等地,做团结各界爱国人士、联合阎锡山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。

“七七事变”爆发后,彭雪枫赴河南确山县竹沟镇,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,组织训练抗日武装。随着抗日队伍的壮大,1938年9月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,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,领导开辟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,多次打退日军的“围剿”。1941年皖南事变后,彭雪枫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,他率领的新四军第四师共进行大小战斗3760次,累计歼敌4万8千余人,取得了敌我伤亡比例5:1的辉煌战绩。

彭雪枫还是我军著名的“儒将”。他博览全书,酷爱学习,在作战期间刻苦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,总结实战经验,写出了《游击战术》《战略战术讲授提纲》等教材,经常到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授课,深受广大学员欢迎。彭雪枫还非常重视宣传舆论工作,早在红军时期,他就出版了《猛进报》,成为红军最早出版的报纸之一。1938年秋,他还创办了《拂晓报》,在报纸上传达党中央的方针政策,分析斗争形势。

1944年8月,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河南敌后进军的指示,彭雪枫率第四师进行西进战役,盘踞在河南夏邑县八里庄的敌人负隅顽抗。9月11日,彭雪枫亲临第一线指挥战斗,部队歼灭敌军一个支队,俘获敌支队司令等千余人。就在战斗即将结束时,一颗流弹击中彭雪枫,他英勇殉国,年仅37岁。1945年2月7日,中共中央在延安以及中共淮北区党委在泗洪县,都为彭雪枫将军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。

如今,彭雪枫将军牺牲已经七十多年,但人民没有忘记他,汇文学子更没有忘记他。1995年,在彭雪枫将军牺牲50周年时,汇文中学成立了“彭雪枫英雄班”。师生们共同学习英雄的事迹,传承英雄的精神,使革命薪火代代相传。 ■ 陈晴 据《北京晚报》

“九不知”者陈寅恪

人们评价陈寅恪的学问是“博大精深”。与他同时代的学者,认为他是“教授中的教授”。可有一位学者却得出他“一问九不知”的结论来。

我国有名的中西交通史研究专家方豪曾回忆与陈寅恪的初次见面。那是1939年秋天,方豪在昆明,得到一位同姓学者的邀宴。这次宴会上,他第一次见到了早获大名的陈寅恪。因为自己研究中西交通史,又知道陈先生研究过梵文和几种中亚古文字,也通拉丁文,这些对早期中西交通了解大有帮助。他便“一连串提出许多中西交通史方面的疑问,请求解答”。结果“陈先生是一问九不知,一再地谦称对此实在毫无所知云云”。这让方豪颇为失望,他用了“九不知”这样程度的词形容,可见,陈寅恪几乎没有回答方豪的任何问题。

对方豪的问题,陈寅恪真是“毫无所知”吗?当然不。他对魏晋南北朝史、隋唐史、蒙古史、佛教典籍等有精深研究,其中有许多中西交流情形。方豪在失望之余也说:“但他(陈寅恪)的谦虚,却也使我钦佩不已。”陈寅恪还是通过一件小事,让方豪有学问和做人的“获益”。

因为与做东请客的学者同姓,当时习惯,要有所追溯。方豪便问:你们云南的方姓是从哪里迁来的?方姓学人随口回答:我是桐城方氏的后裔。桐城方氏,是历史上有名的望族,直到近现代仍大有影响。

宴席结束后,在座的一位学者对方豪说:他是么些人,说桐城方氏后裔,只是面子好看些。“么些”即纳西族先民。陈寅恪也在跟前,他对方豪说:“我们万不可拆穿他。唐代许多胡人后裔,也用汉姓,也自道汉姓始祖何处。”这话不仅有学问支持,且对人世变迁有体验认知。所以方豪虽然对陈寅恪一问“九不知”,却还认为:“那晚令我获益最多的,还是陈寅恪先生那几句话。”

■ 杨建民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

张恨水痴爱菊花

现代著名作家张恨水最爱菊花,他曾在一首咏菊诗中赞道:“飘逸尚留高士态,幽娴不作媚人装。”

20世纪30年代,张恨水在北平大栅栏居住时,每到秋菊盛开的季节,总是在庭院、走廊、书房里摆上一二百盆菊花上品,高低错落、疏密有致,有的一枝独放、有的花开两朵。根据菊花的颜色和姿态,张恨水在花旁用各种秋花、小金鱼缸、嶙峋的奇石、假古董等来作点缀,形成立体的画。读书写作累了,歇息的时候,他总喜欢去给菊花松土、浇水、施肥,或到花间徘徊,一边赏花、一边构思。

若有友人来访,他喜欢在菊花丛中设座招待,于万紫千红、群芳环绕之中,喝一壶清茶,或者是二两白干,一起谈诗论文,别有一番情调。一位友人知张恨水爱菊,赠他两盆菊花,一盆紫红,一盆雪白,放在阶下,两只蝴蝶翩然飞来,又翩然飞去。友人问道:“此情此景,恨水兄可有诗?”张恨水随口吟道:“怪底蝶来容易去,嫌它赤白太分明。”友人会意,笑道:“你真是本性难改呀!”

张恨水一生种菊、赏菊、咏菊,更喜画菊,高兴时提笔泼墨,朵朵菊花跃然纸上,他还赞颂菊花:“昔日你被贬于寂寞的东篱,冷对寒霜,今朝你重在百花丛中舒枝,笑迎冬阳,你这种高风亮节的风格,代代颂扬。”

抗战时期,张恨水画菊已名声在外了。抗战胜利后,他举家迁回北平,在北沟沿买了一座小院落,取名“南庐”,他怀着喜悦的心情画了一幅《菊石图》:两枝顽强的秋菊,从石罅间挣扎生长,开出几多绚丽的花朵,卷曲如龙爪,舒展如虎须,不畏严寒,摇曳生姿。

1946年9月1日,《新民报》副刊“鼓楼”登出启事,发起冬季救济运动。张恨水和总编辑方奈何等联名写信向北平的名画家、书法家征求作品,义卖济贫。张恨水自己也画了一幅墨菊,枝叶疏朗,两朵菊花婷婷玉立。张恨水的这幅爱心国画,最后被人高价买走,他用自己的墨菊实实在在帮助了穷人。

■ 洪德斌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